

我將病假設定在第四十日結束，餘下的三個假日全力工作。

是的，這是一個奇特的病假。我在兩個醫生之間察覺到心臟專科醫生是大大咧咧的個性，他是聰明的怪人，好像放不放假都無關緊要，只要手術順利，能夠走動隨時開工皆可。另一位家庭醫生，就非常細心，有童心、願意禱告，也把我的心血管問題看得極其嚴肅。一共四十三天的病假是他給的，這也給我在退休前的人生畫出寫意色彩。

八月 26 日禮拜五，最後一次見專科醫生，給通波仔畫上句號。保險公司的職員匆忙卻及時趕到，謝謝他主動要幫我。我原先的 agent 也不介意將我這「客戶」轉給他。看他跑來滿頭大汗，像兒子般可愛！前幾次是 David 我的真兒子輔助我這類事項。家長生病導致全家貧窮，是我年少時的人生經歷，也因此促使我遠走香港進了神學院。人，要覺悟因禍得福的詭異，最好有信仰；要認信上帝是慈愛高超，才易明白當年的眼淚是何等無價！突然，我找回那多愁善感的純真：「若是爸爸當年也能有醫療保險，我的人生故事可能就不會像韓劇那樣精彩了！」

從診所出來，是獨自一人，走在皇后大道上。羅大佑的旋律在我腦海伴奏，獨個兒漫步在銀行街(bank street)很有滋味。已在香港長住近二十年，也沒好好從這裡走到金鐘，一個地鐵站距離。這天不算熱，我開始觀察匯豐銀行總部，又發現長江實業集團總部全貌的特色；站在中銀大廈前自拍，要轉發給母親和台灣家人，透露我仍是浪漫和快樂的。不必為我掛心，雖然三年的疫情不能回去給家族帶上歡樂！

韓國領事館的窗外是解放軍總部，看上去令人肅然。職員告知韓國居留證的延期仍可每三個月簽辦，不必飛回韓國處理。再從金鐘折回，散步於金融大廈之間，為香港驕傲，首爾、台北，甚至加州都不能比。這回去到長實正門，窺視大堂的電梯可以通上七十層樓這麼高，很想進去乘坐試試。若是以前，我就想方設法去玩，如同兒時跑進德壽宮的國王寶座，是禁區也敢上去一坐。但我現在身上是短褲 Tee 恤，長實的保安們大概會覺得我有病！（對阿，我是病假中嘛！）

來到聖約翰座堂，十九世紀香港第二座古老的建築和成為香港的不可取代地標。這是我的目的地，要在大禮堂靜坐九十分鐘或兩小時，等候與周師母相遇。

四十天來，見醫生、進淡食、吃藥、運動、接待訪客和看書，想像將來退休和事奉的美景…。這四十日有時在半餓似仙狀態中，會自問「為何而活？」(Tony Kronman 的提問)；也檢視「我的大馬色路在哪裡？」(James Stewart 的提醒)。為好醫生、好書、愛心問候的教會好人和奇妙的種種情況感恩。我已減了 8.8 磅，願練出李小龍的身材為目標，以此回報愛妻、家人、教會和關心我的人。你們辛苦了！